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五目錄

卿貳十五

陸隴其

國朝書目

卷之三

國朝書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五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十五

陸隴其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繁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繁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紀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繁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讐殺訴隴其詳報是讐是盜

俟緝獲後擬旣而獲盜鞠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
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
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深純文行無愧得 旨
召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
日萬民遮道攀轅旣去之後家家戶祝比於父母部議俟服滿日
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
錫等縣最稱繁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
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實
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

治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 旨公
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兗州知府張鵬翮與隴其並舉焉二十九
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
以隴其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得 旨行取授
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
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
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
間有未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
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
輕田畝秋後帶徵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

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 敕部遵前旨盡行蠲免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藉於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畱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卽以順天府尹王樸代于養志爲偏沅巡撫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 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升先

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 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

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升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升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

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
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搢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
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卽使督
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
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
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
官員儻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升轉督撫旣
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雜至到任
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
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入法之末

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貲郎始自漢文而文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貲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誤務虛名而僨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懵懵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 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

任滿 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繫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廉之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諭九卿議增 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 俞允 今上乾隆元年 詔九卿覈議應予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謚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

祀 文廟應予追諡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右 國史館本傳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罪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六卿有言他守

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爲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爲御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纘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學術爲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爲狀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爲蘇之嘉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夙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憚之境內肅然甯輯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囂擾里閭者皆絕迹屏息桀黠民無敢復鬪

訟不逾歲而化理清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
刑威專用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
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求君故人
爲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夷語和談宴極歡察其言涉甲事則變容
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
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
節改悔卒爲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
泣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
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汝爲子壻計乃忍斷其
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

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
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僮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盍
易業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
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
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挂比
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
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
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
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
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奸利君爲平糴定價民